



2.

大學

紅磚的圍牆，鐵欄柵的大門，門前兩棵高樹，夏天的時候滿樹黃花，這是臺灣，臺北和平東路，臺灣師範大學。入門後，圓形噴水池繞著花草，左右是植著樹的步道和草圃。抬頭望，整列的紅磚大樓，邁進大樓的通道，再穿過一方庭院就是第二排大樓，大樓的第三層即藝術系教室所在。長長的走廊，掛著文藝復興時代畫作的圖片，教室裡，大大小小西洋著名雕塑的石膏翻模。校門口馬路的斜對面另有校園，其正中的古典式建築圖書館，應該有豐富藏書可供翻閱。5月初，一片桃紅色的夾竹桃更會引你到花樹草地間徜徉遐思。這是由少年過到青年的彭萬墀心中嚮往的藝術學習之地。



【本頁圖】

1960年代，右起：彭萬墀、陳英德、席慕蓉就讀師大藝術系時合影。

【左頁圖】

彭萬墀，〈縫II〉，1962，油彩、畫布，162×130cm。

藝術系 · 師長 · 同學

也是頗高興的，考到師範大學藝術系專修科。新同學見面，嘿！你是發榜名單上的宋龍飛、你是吳耀宗、你是張清治，韓湘寧本來就認識的，我叫彭萬墀。新生訓練，師長們訓示了：「我們臺灣現在的中學美術師資不夠，成立藝術專修科是兩年內培養師資，能盡快分發到各地任教服務。」兩年就要畢業，也太快了吧！他還想多學習。一年讀下來，暑期軍訓前後，彭萬墀請假再參加聯考。再讀大一，師大已不陌生，只是又認識許多新同學。普通高中或高商考入的佘成、徐維平、金康麗、吳同、段克明、朱寶芬、吳珀英、張悅珍、趙國宗、陳英德、林木貴、何宣廣、李佐林，由師範來的侯錦郎、曾謀賢、何昆泉、賴瓊琦、黃昌惠，蒙古籍的席慕蓉、烏榮新，以及港澳、新馬、印尼、越南、韓國的僑生，如何順榜、蔡浩泉、沈春莘、李鳳喜、王開治、李國球、林鵬飛、郭才標、林寶鈞、黃培蘭、林秀鳳、周香華、謝文川、何定炘、陳馨蘭、陳瑤璣、唐榮釧、曾兆泉、陶光精；還有美國來的黃少雄、加拿大人埃蒂、比利時人史蒙年。到三年級時還有張清治、吳耀宗、戚維義、王曉梅插班進來。

四十餘位同學分兩班上課。彭萬墀與席慕蓉、段克明、陳英德等一

[左圖]
現今師大校門一景。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右圖]
1962年，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化妝晚會學生合影。





〔左圖〕
陳慧坤，〈淡水下坡路〉，
1960，紙本、膠彩，
72.5×60.8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右圖〕
約1984年，左起：林玉山、
陳慧坤、羅芳三位老師攝於師
大美術學系舉辦美術節化妝晚
會現場。

班，由陳慧坤老師帶著。陳老師會唱歌會跳舞，樂群堂上迎新會，他穿原住民服飾帶著大家一起玩樂。老師說自己初學畫由《芥子園畫譜》入手，到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著重膠彩畫的學習，又自膠彩畫出發融入塞尚（Paul Cézanne）立體派的畫法，他推崇塞尚在繪畫上的研究精神。基礎素描課上，他要求學生主題與背景同時進行，互相探求繪畫性上的空間關係；另外要注意到畫面構圖的結構與運動感，同時還要追求色調轉換的敏感度和質感量感的把握，要在這些純繪畫性上不斷地提煉，逐漸往深度努力，使素描成為繪畫的堅實基礎。又，陳慧坤老師會大刀闊斧地把錯誤的動勢，用粗線條整塊畫掉，或者把不能掌握的空間關係，用大片炭色擦掉。當時學生被改正時都感到錯愕，但日子一長，就漸漸從他的斧正中領略出道理來。

陳慧坤趁休假期間到法國研究一年，當時陳老師的二女兒陳郁秀只



李石樵作畫身影。圖片來源：
何政廣攝影、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有十一歲，也與我們同班同學到機場，送老師上飛機。之後陳老師把看巴黎美術館的印象寫出，由侯錦郎修辭刊登。陳老師再回臺北時繼續帶領這一班，帶同學到淡水寫生。他要同

學們仔細觀察淡水的坡路，畫面的一條上坡、一條下坡（P25左圖），要用心畫，把光影表現出來，讓欣賞畫的人能看出是上、下坡路。這句話所有同學都記得。同學們也都記得他在嚴格教學之餘常露笑容，真樸而親切。陳老師求知精神可佩，教學之餘，還向溥心畬請教國畫。後來陳慧坤畫日本東照宮及臺灣山脈風景等名作，筆法與中國工筆畫很有關係。

雖然藝術系也跟藝術專修科一樣，畢業出來要到中學教書，但是選讀藝術系的學生還是有人為了追求藝術，以藝術創作為己任，畫畫一兩年後就試著往創作方面努力。大三以後，當時一些從事現代藝術的朋友們對畫家李石樵存在偏見，因他是省展油畫部門的主要審查委員，就誤認他是守舊專斷的人。李石樵老師初來上油畫課時，彭萬墀由於以上傳聞，就與李老師保持距離。李老師也感覺到彭萬墀有意避開他，不說什麼，在彭萬墀的畫架旁架起自己的畫架，然後跟他一邊畫、一邊談。這時學生才發現老師的誠摯認真，令他起敬起愛。彭萬墀回憶，李老師早期只在自己私人畫室教學生，但畢竟學費收入有限，李石樵老師和師母養雞種菜補貼。後來陳慧坤赴法，由學生到他家裡一再敦請，才來大學教書。李石樵的寫實根底很雄厚，像他的大畫作〈淡水農家〉、〈火車站〉都是描寫臺灣社會最成功的作品；他雙親的肖像，也是臺灣寫實畫的典範。他不斷追求，從印象派直到抽象，都是嚴肅地持續著理性的學術研究。



1956年，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師生合影。

前排：廖繼春（左2）、孫多慈（左3）、袁樞真（左4）、虞君質（左5）、黃君璧（左7）、陳慧坤（右5）、莫大元（右6）；中排：馬白水（左5）、林玉山（左7）等。

師大這一輩的老師都教學認真，以態度來影響學生，自己也不懈地創作。像廖繼春老師，他早有自己的繪畫風格。人家說他受梅原龍三郎影響，但是他的藝術隨著他的稟賦才情自然形成，自印象派後，經野獸派，乃至抽象，他作畫要求平面與多次元空間的處理，原色與中間色的互照，特別他以有感的色彩來建構動感的形，令畫面昂然生趣有光。廖老師畫畫常到忘我忘物的境界，大家都知道廖繼春原本家境並不好，娶了家境好的師母林瓊仙。師母相當辛苦，廖老師出外寫生常沒有把畫具帶回家，師母還要趕去帶回來。當然師母會說幾句，廖老師聽了總是孩童般地笑笑。

師大油畫教師有從大陸來臺的孫多慈。她是徐悲鴻最得意的女弟子，孫老師無論是素描或油畫，都繼承著徐悲鴻的路子，很注重西方古典寫實的傳統。她曾在1960年代初到美國，見到紐約抽象表現的發展和美國藝術家對中國書法、禪宗等的興趣，使她了解中國文人畫、禪畫與現代藝術的發展有很大的融合可能性，她鼓勵學生朝這個領域發展。不過孫多慈並沒有教到彭萬墀這一班。

大陸東北來的馬白水老師教水彩，他解釋自己的名字出自長白山的「白山黑水」，他在水彩課上常講：「上重下輕，左右色彩不同。」那是以水彩直接在畫紙上構圖，注意筆端含水色的掌握。

出自新竹望族的李澤藩老師，師大請他來教水彩。師從過石川欽一郎，他的畫並不像石川的英國水彩透明流利，反而是不透明的畫法。





[左頁上圖]

彭萬墀唸師大時期作品。
彭萬墀，〈漁夫〉，1960，
油彩、畫布，97×130cm。

[左頁下圖]

彭萬墀唸師大時期作品。
彭萬墀，〈魚〉，1962，
油彩、畫布，54×65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館
Arts

彭萬墀，〈酒店裡的酒徒〉，1960，油彩、畫布，92×65cm。

他非常注重繪畫性質感、量感的追求，一層又一層研究，讓畫面渾厚結實。他特別要學生注意觀察臺灣的山水，以水彩表現臺灣特有的感覺。上他的課十分愉快，高大厚實的李老師說話輕鬆有趣。

大家畫水墨自大二開始，首先由林玉山老師教水墨寫生，特別是花



前排左起：黃君璧陪同蔣夫人、蔣公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賞畫。

鳥。林老師帶學生到友人高級日式住宅的庭園中畫花草，他教學生如何觀察植物生態。臺灣藝術界有名的「三少年」之一的林老師天生繪畫能力極高。他原習膠彩畫，受到橫山大觀、竹內栖鳳的影響，後來轉向水墨。他工筆、寫意，花鳥人物和山水隨時下筆成圖，令人佩服。還有一位教水墨畫的張德文先生。

當時藝術系的掌門人黃君璧主任專教山水。他過去是徐悲鴻時代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國畫教授，很受徐悲鴻推崇，因來臺開畫展，正值國共內戰，就留在臺灣，以他過去在大陸的盛名，順理成為大學裡的藝術系主任。黃君璧有機會觀摩到歷代名畫並進行臨摹，他受清初四僧中的石谿與嶺南派的影響，畫的瀑布、雲海氣派雄偉，上課時把大畫紙貼在黑板上，順手揮毫即氣象萬千。大家都知道蔣夫人宋美齡跟黃君璧習畫，藝術系同學都戲稱蔣夫人也只不過是自己的同學。

師大能請到溥心畬來上課是件大事。他是前清王族恭親王之後，曾留學德國習天文，因亡國之痛，寄情於詩書畫。他才學豈止五斗，上課時一邊吟詩作畫示範學生，一邊典故滔滔不絕，還愛講《聊齋》鬼故事，偶而唱小調兩三句。他告訴學生做畫家，第一是讀書，第二是寫字，第三才是畫畫。大家都稱讚他的字好，他總是說他的字比起古人還差得遠。街坊店商以重金請他寫行號招牌，他也樂而為之。他常忘記自己的住家，見到自己書寫的店舖招牌，就請人家送他回去。溥心畬老師於1963年過世，彭萬墀這一班正畢業於1963年，差不多是最後受教於溥老的一班，何其有幸。

班上教水墨課的還有教花卉的吳詠香老師，儒雅的她，畫作清新有韻；另有教仕女的孫家勤老師，他是鼎鼎大名北洋軍孫傳芳之後，讓人想到《紅樓夢》裡的人物。

【右頁上圖】

1964年彭萬墀唸師大藝術系時，美術教室裡模特兒林絲緞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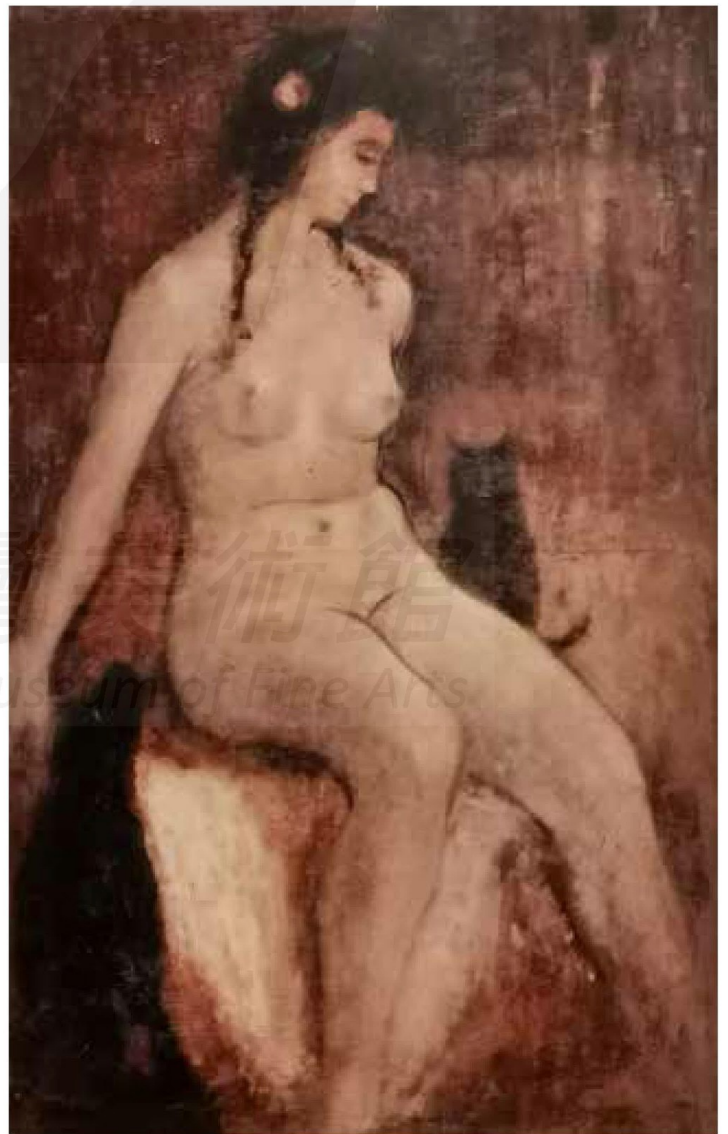
【右頁下圖】

彭萬墀，〈奧林匹亞〉，1961，油彩、畫布，146×114cm。

不會忘記另有教書法篆刻的宗孝忱、王壯為先生；教版畫的吳本昱先生；教雕塑的何明績、闕明德先生；另外虞君質、施翠峰、莫大元等教美學、藝術概論、美術史、圖學、教育學科的師長。

想到藝術系的模特兒寫生課，起初大家以為畫女性裸體要臉紅，其實一下子就習慣了。當時有日本血統的林絲緞小姐擺著各種站姿、坐姿給同學畫，面對真裸體，大家應該感興趣，但有些同學畫了一些時候就畫不下去，紛紛離開教室。一天下午，只剩下彭萬墀、林木貴及陳英德三人，還拍了照片留下。

那段求學的日子真是忙碌，充實又愉快。全班同學相處極融洽。上課著，畫著，說笑著，四年過去就像跑師大操場一圈。師大藝術系52級這一班就要畢業了，全班環島畢業旅行。大三時，班上也曾有組隊到橫貫公路寫生的壯舉，兩次的半繞、全繞臺灣，更認識這個美麗島嶼獨特引人的山川。同學們就要分離，大家都是為愛畫畫而來，雖知道師大的宗旨在於培養師資，然而私底下，或許做著將來一輩子只畫畫的畫家夢。但是，將來很遙遠，有幾人能專職作畫一生？十年、二十年過後，部分同學繼續教中學，啟蒙愛好美術的少年；有同學考入國內研究所或出國修美術史，進入美術館工作成為藝術史家；有同





學投身設計界，帶給社會生活的美；更有成為文名響亮的作家；或還持續不斷作畫的同學就到大專任教，如同曾循循善誘的師長；有些同學從事他種工作，退休後又重拾畫筆或作雕塑，自娛還得有精彩的作品。說來自少時嚮往美術的人，一生能有一個時段與所愛所學的美術共生活，就是美與藝術的人生。



師範大學藝術系二五級畢業生合影



1985年7月三毛在《藝術家》雜誌上撰文，提到彭萬擘為她的老師。圖為其中兩個頁面。

最初的畫室·與「五月」一段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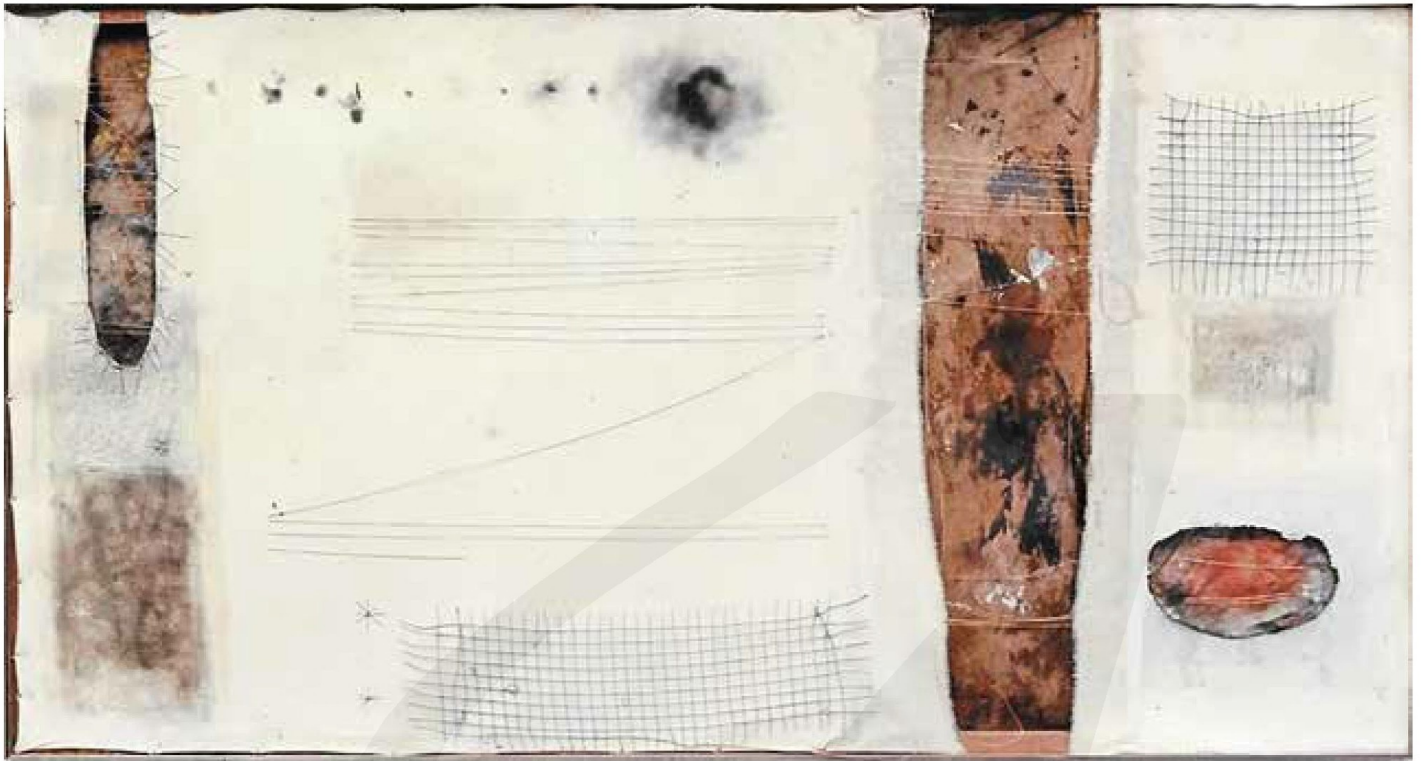
在師大求學數年間，彭萬擘總是認認真真上課，從不蹺課。因在父親家中作畫不便，他就在學校附近租個小房子當畫室，下課就到自己的畫室工作。彭萬擘在學校臨摹石膏，畫模特兒，跟班上或自己出去寫生，回到畫室就做整理或作研究性的繪畫。不久，畫多了起來，原來租的房間不夠用，他搬到一個較大的地方，在師大另一頭後街上。一些愛畫畫較他年輕的人來看他，有人提出要跟他學畫，他說大家一起畫吧！不久，竟有十幾位來到這畫室。他們說，到這裡來，還是要跟他學習的，應該繳點學費。起初彭萬擘不收，大家堅持，他想想，也好，省得房租還要跟父親伸手。就這樣教起學生，支持了畫室的開銷和顏料畫布的費用。

【左頁上圖】

1963年，彭萬擘（第三排右2）與師大藝術系同班同學到陽明山郊遊時合影。

【左頁下圖】

1963年，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第52級畢業生合影，彭萬擘位於第二排右二。



彭萬墀，〈縫 I〉，1962，
油彩、畫布，100×180cm。

畫室學生中，一個伶俐的女生叫陳平。那時只知道她愛畫畫，不知道她會寫文章。沒想到她以後跑到西班牙，跑去撒哈拉，跟西班牙男孩荷西結婚，寫了很暢銷的遊記和散文，筆名三毛（P33）。

彭萬墀在這個時期，探討各個近現代畫派的繪畫性，從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派、超現實派都嘗試著畫。一天他得到一本藝術史家內洛·波寧堤（Nello Ponente）的《現代繪畫、當代傾向》，就對當時歐美抽象畫家的技術與表現很感興趣，畫起抽象來。吳同來看畫說：「跟大家畫得很不同啊！」又找來郭豫倫，郭豫倫也覺得真不錯。

這時候郭豫倫已加入早在1956年成立的「五月畫會」，五月成員以歷屆畢業生為選擇對象。1961年在師大藝術系系展中展出彭萬墀在二年級畫的一幅抽象畫〈魚游於鼎沸之中〉，劉國松見到後大加表揚。同時巴黎國際青年雙年展邀請中華民國參展，教育部將選拔委員會委託給歷史博物館辦理，全國三十五歲以下的藝術家均可申請。評委會選定後，經審查，選出顧福生、劉國松、韓湘寧幾位五月畫會會員；「東方畫會」會員吳昊及省展畫家詹益秀，還有師大藝術系學生彭萬墀，六人代

表參加。因此種因素，彭萬墀在學生時代就應邀加入五月畫會。

1962年的五月畫會展覽是最光大的一次。教育部長黃季陸來剪綵，廖繼春、孫多慈老師也曾參加五月畫會展覽；藝術評論家張隆延、虞君質、顧獻樑，另一些現代詩人都來支持，報章雜誌也多有所介紹。

師大英語系教授詩人余光中剛自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得了藝術碩士回來，對臺灣開始發展的現代藝術很關心，趕來為五月畫會助陣。當時五月畫會一部分人想自過去的青銅器物與因時間影響而有的斑跡色澤感找出路，更多是自中國水墨再出發，大家似乎都希望現代畫能與傳統中國藝術接軌。余光中為此發言說：「到了國外就想應該回長安。」劉國松的論調與余光中接近，而彭萬墀回說：「不要那麼快吧，究竟臺灣當前的情況跟唐朝不一樣。」臺大歷史系許倬雲教授對這些看法很關切。劉國松主張以水墨表現抽象，余光中也開始支持水墨抽象，而彭萬墀表示應該先對西方藝術更深地探討。1963年彭萬墀在國立臺灣藝術館「五月畫展」展出後，由於兵役及準備留學，就此停止了參加五月畫會的活動。

彭萬墀到師大圖書館借書時，也常到英語中心找余光中老師。一天，當時就讀師大音樂系的張彌彌也到英語中心找余老師，彭萬墀和余



【上圖】

1961年，五月畫會成員合影，前排右起：彭萬墀、楊英風、莊喆（左1）；後排右起：謝里法、劉國松、胡奇中、馮鍾睿（左1）。

【下圖】

1962年，左起：莊喆、彭萬墀、韓湘寧、廖繼春、劉國松、孫多慈、楊英風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現代繪畫赴美展覽預展」，於館前合影。



范寬，〈谿山行旅圖〉，
約960-1279，
軸、絹本、淺設色畫，
206.3×103.3cm，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右頁上圖〕
1963年，五月畫會成員於
臺北楊英風畫室作畫，左
下方為彭萬墀。

老師正站著談話，余光中給張彌彌介紹：「這是藝術系的彭萬墀，畫很好、很新。」張彌彌後來談起這件事，彭萬墀已完全沒有印象了。

因為五月畫會，彭萬墀與莊喆相熟，保持很深的友誼。假期時他與莊喆到臺中霧峰北溝看故宮文物，有幸與莊家結識。當然，到霧峰看故宮古文物，也只能見到一小部分。彭萬墀對中國傳統繪畫較全面的認識，還是1961年故宮文物首次赴美巡迴展覽前在臺北新公園省立博物館預展，彭萬墀仔細參觀了，對范寬的〈谿山行旅圖〉留下深刻印象。

1963年6月，師大畢業，接下來必須教學實習。9月，彭萬墀到當時五年制的板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科當助教，教素描和油畫。師大藝術系早幾屆畢業的李元亨已先在板橋藝專任教。兩人見面開心，李元亨總是有張快樂的臉。

許多大學畢業生都有出國深造的想法，彭萬墀不例外，但應該有所準備。這幾年，畫了那麼多畫，開個展

覽吧！1964年，他在臺灣省立博物館開個展，展出油畫一百五十二幅，大部分為私人收藏。全部款項，父親代為保管，以備後用。

出國前先要服兵役，彭萬墀在海軍陸戰隊基本訓練後要分發。當時五月畫會會員胡奇中已在臺北畫界享有盛名，隊史館要他來負責籌建（因為胡奇中原來就是海軍著名畫家）。胡奇中見到彭萬墀，高興地說：「你在服役，正好由你來負責吧！」彭萬墀想，同班同學趙國宗、李佐林、曾謀賢、何宜廣都在這裡，他們有博物館展覽場景設計的經驗，有機會設計一個海軍陸戰隊軍事博物館也是一件美事，就答應大家一起來動工。後來等到彭萬墀的工作完成了，他要出國，先一步退出，最後由四位同學完成工作，想必得到上級嘉獎。

1963年，五月畫會到澳洲雪梨多明尼畫廊（Dominion Galerie）展



覽，彭萬墀居然賣出兩幅畫，兩年後拿到畫款。那是他第一次賣畫收到的款項，近三百美元，折合臺幣約一萬元，在那時是不小的數目，許多中學教員月薪只八、九百。這麼多錢，怎麼用？旅行去吧！正好畫家何肇衢受邀到日本參加水彩畫展，就約了彭萬墀同去考察美術，也看看日本各方面的藝術水平。本來彭萬墀大學期間對日本藝術也相當注意，並按月訂了日本出版的《藝術新潮》。那是彭萬墀首次出國，由於這次旅行，與何肇衢相互認識。何肇衢當時在全省美展油畫部總是得獎，而且不斷努力尋求更好的表現，彭萬墀後來更認他為知交。

日本遊感

何肇衢日語非常好，讓日本遊通暢愉快，瞭解良多。在日本拜訪有關美術單位外，就是參觀大學美術系、美術館、畫廊及拜訪畫家。對此彭

【關鍵詞】

故宮文物首次赴美巡迴展覽

1961年，存放於臺中霧峰的故宮文物，由莊嚴帶領，到美國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城市巡迴展出。出發前，曾先在臺灣省立博物館預展。故宮刊印出一本目錄，詳細如下。中國畫展品：唐閻立本、韓幹；五代楊凝式、胡環、周文矩、趙幹、關仝、董源、巨然、黃居寀；北宋李成、范寬、許道寧、郭熙、惠崇、崔白、易元吉、文同、米芾、李公麟、王詵、宋徽宗；南宋李安忠、米友仁、李唐、賈師古、李迪、蘇漢臣、趙伯駒、陳居中、劉松年、李嵩、馬遠、夏圭、馬麟、牟益、梁楷、趙孟堅；元高克恭以下，直至清四王：吳惲；又有宋沈子蕃緙絲花鳥圖、山水圖。書法則有唐玄宗、懷素、蘇軾、黃庭堅、米芾、宋徽宗、宋高宗到元趙孟頫、明文徵明、董其昌為止。青銅器有毛公鼎、散氏盤。玉器有漢玉荷葉洗；宋白玉觶、翠玉帶鈎。瓷器有宋汝窯、鈞窯、官窯；明清洪武窯、永樂窯、成化窯；清康熙、雍正、乾隆瓷器。另有琺瑯、雕漆、竹刻、犀角、象牙、黃楊木雕等器物。



1957年6月，北溝陳列室開放展覽。圖片來源：莊靈攝影提供。



【上圖】 彭萬墀，〈春之犁〉，1961，油彩、畫布，84.5×126cm。

【左下圖】 1964年，右起：彭萬墀、張隆延、鄭翼翔、陳庭詩在彭萬墀個展開幕時合影。

【右下圖】 1964年，左起：何政廣、彭萬墀、劉國松、何肇衢在臺灣省立博物館與彭萬墀的作品〈春之犁〉合影。



[上圖] 1964年，彭萬墀（右2）在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個展時與畫友及巨幅畫作〈歸〉合影。

[左下圖] 彭萬墀與作品〈歸〉合影。

[右下圖] 1964年彭萬墀個展開幕，彭萬墀（左）親自為詩人余光中（中）、作家鍾梅音（右）講解作品。



[左圖]

1964年，彭萬墀（右）與何肇衢一同出席東京第1屆「中華民國水彩畫展」，於東京灣留影。圖片來源：何肇衢提供。

[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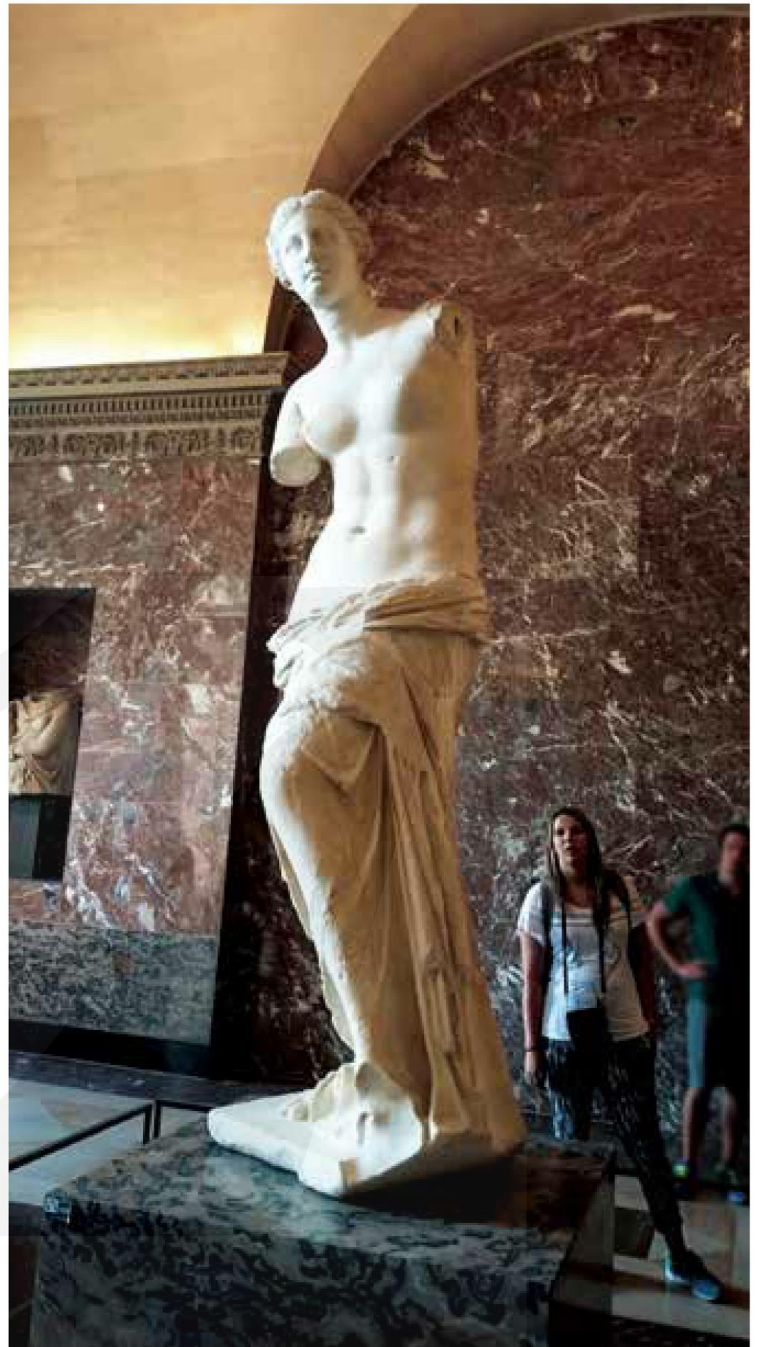
1964年，彭萬墀赴日本時留影。



萬墀很有感懷，作下筆記多則。

首先參觀了東京藝術大學，據說東美油畫部是以巴黎美院（*École des Beaux-Arts*）的建制來參考設立的，日本元老油畫家黑田清輝到法國留學後，回到日本，是奠定基石的人物。素描教室也令彭萬墀感動，那些整身大的石膏像，特別是維羅喬（*Andrea del Verrocchio*）的騎馬將軍像，高大雄偉、動勢剛健，馬頭威嚴挺拔、氣勢如龍；唐納特羅（*Donatello*）的騎馬巨像，靈動穩重，馬腳下的球體巧妙地行成雕像的必要性，數學性的精確又使人感到形而上之美。前者有浪漫的運動感；後者卻是古典的莊重均衡。

上野國立西洋美術館的建築是法國著名建築家勒·柯比意（*Le Corbusier*）所設計。館前空間是完整羅丹（*Auguste Rodin*）雕刻的收藏。羅丹的作品既繼承了希臘雕刻的活力，又兼具著基督精神的內涵，生命元素中掙扎糾纏與衝突矛盾的鬥爭形成了張力的奇妙平衡。愛與慾、飛升



[左上圖]

日本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前庭。
左：羅丹，〈加萊的市民〉，
1884-1888（原型製作年），
201.6×205.4×195.9cm。

[左下圖]

羅丹，〈地獄門〉，
1880-1917，銅鑄雕刻，
609.6×327.7cm。

[右圖]

佚名，〈米羅的維納斯〉，
西元前110-88，大理石，
高202cm，
巴黎羅浮宮博物館典藏，
圖片來源：黃怡綺攝影提供。

與沉淪，在羅丹的捏握中還原出生命。

第一次目睹羅丹的原作後，彭萬墀徹夜不眠。館內尚有法國唯美時期及印象主義等的作品。這些藏品是日本船業鉅子松方幸次郎的收藏。「松方的收藏大都以自己眼光為準，在現代藝術方面比較欠缺。不過以他收藏的苦心壯志，經歷了兩次大戰及重重的交涉，終於完成建立日本東京西洋美術館的宏願。」彭萬墀對這樣有文化抱負的具體實現，也深受感動。

當時正值1964年日本主辦奧運，連帶著頻繁的文化交流活動。「日本向法國商洽運來希臘雕刻〈米羅的維納斯〉，就在上野西洋美術館旁



青木繁，〈海之幸〉，
1904，油彩、畫布，
70.2×182.5cm，
ARTIZON美術館典藏（原典藏
於石橋美術館），圖片來源：
何政廣攝影提供。

特別蓋了座展覽館，將雕刻放在中心。觀眾排隊入場，踏進一個大轉盤上，轉盤緩慢轉動，觀眾可逐漸在轉動中見到雕刻的各個角度，轉了一周就順著到了出口。」這是彭萬墀第一次見到羅浮宮的經典真品後寫下的筆記。因燈光搭配極好，讓他覺得雕刻光潔明亮，美侖無比。以後他到羅浮宮看，似乎就沒有這種效果。

「離西洋美術館區不遠，就是東京都美術館，一個展覽日本當代美術的重要場所。四層空間中展出三千件到五千件作品，……西式建築的國立博物館，也氣派雄偉。館內長期展出日本美術歷史的淵源，類別豐富又具民族性，還舉辦定期特展。」彭萬墀遊日期間記下正展出的「蘇聯國寶展」，又是一種認識。

兩人還參觀了石橋美術館。彭萬墀回憶何肇衢曾談起：「建館人石橋正二郎出身窮苦，由製作膠鞋起家，到經營輪胎，因韓戰的機運，事業逐漸發達而有『輪胎之王』的稱號。他致富後喜愛藝術、熱心文化，並收藏優秀藝術品，回饋社會。」彭萬墀看到石橋美術館展出作品不多，但品質驚人，從17世紀巴洛克的巨匠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到20世紀的巴黎畫派展品，件件精彩！特別是法國畫家盧奧（Georges Rouault）的一系列作品。

石橋美術館中，彭萬墀見到青木繁的〈海之幸〉。日本油畫家中，



1964年，彭萬墀（右1）與何肇衢（右3）於柴原雪（右5）的晚宴留影。圖片來源：何肇衢提供。

他特別喜愛青木繁和岸田劉生。他記下兩人都英年早逝、都未出國學習，卻都接受到洋畫的影響。青木傾向於浪漫表現、象徵意味；岸田則偏重古典莊靜、內思與神祕。兩人表現純真自然，又流露著濃厚的日本風格。

與何肇衢一起，彭萬墀拜訪了一些日本藝術界朋友。他們去到一位日本水彩聯盟的仁戶田的家。彭萬墀寫道：「他家是一棟獨門獨院的木造屋，仁戶早在門口守候。中學教師的他身材短小，容貌如孩童般天真和藹，說起話來輕鬆有趣。我們在寬大的客廳裡隨意談著藝事。客廳擺設雅緻優美，牆上掛滿畫家的花卉作品。壁爐上有一座自鳴鐘，鐘座四個金球時時靈巧轉動，不時發出悅耳的報時聲。溫柔有禮穿著和服的仁戶夫人準備了精美的草莓蛋糕與茗茶。大家品嚐之後到先生的畫室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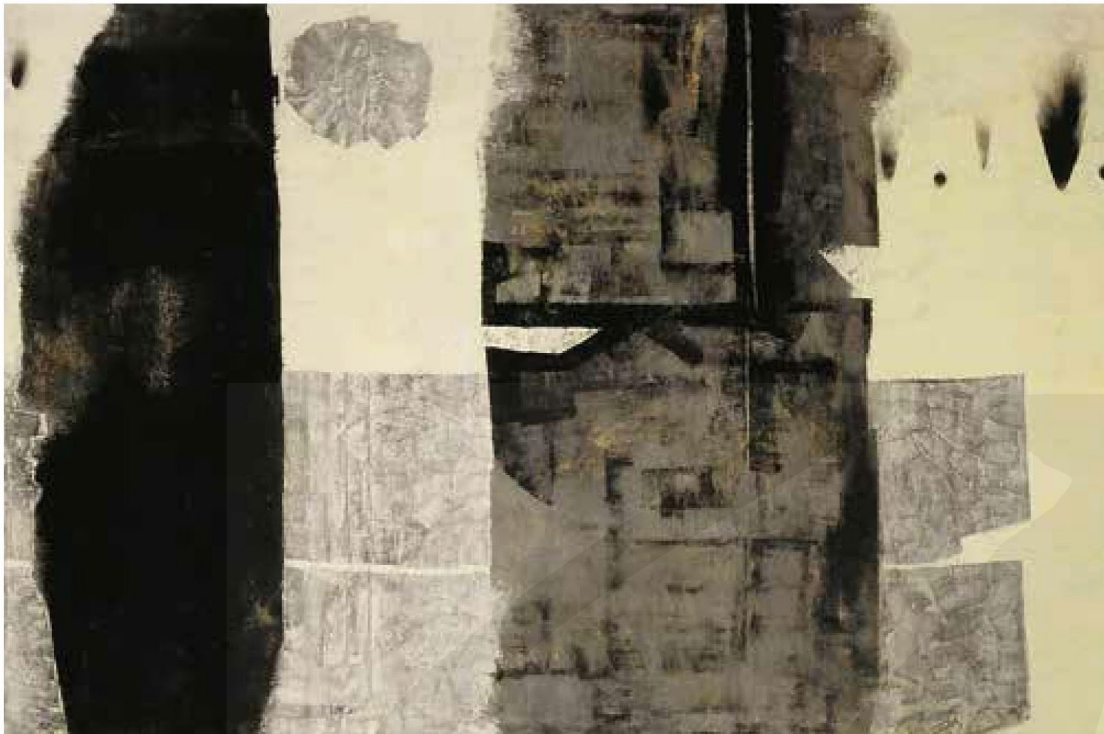
2001年，彭萬墀（左）參觀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心舉辦之「臺灣戰後第一代畫家三人聯展」，與何肇衢合影於展場。圖片來源：何肇衢提供。

觀。寬敞的畫室中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豆花，還有無數正在進行的豆花構圖。仁戶田熱情的解說他是如何觀察豆花，如何分析、研究構圖和色彩。他激動又真摯，在繪畫中得到歡樂的人生。」

他們又拜訪了當時日本現代畫壇的重鎮，剛獲得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繪畫獎的齋藤義重。彭萬墀描述：「他的作品在畫面肌理

上有深入的刻劃，雖是抽象構成，但畫面呈現不定形的痕跡，敏感微妙又深沉。在極含蓄的形象暗示中，裂痕烙印如刀鋒的痕跡，又有一種抽象符號的象徵悲劇感。」齋藤由於藝業成功，使得找他的人不少，為了安靜，就住在橫濱鄉下，過著幾乎隱居的生活。何肇衢與彭萬墀在臺灣就注意到他的作品，知道他與東京的畫廊合作，通過畫廊的聯繫，他們與齋藤義重在畫廊會面。彭萬墀還記得：「齋藤清瘦硬朗，臉部流露出嚴謹的神態。他是那種敏感深思的人，在工作中又常徘徊在絕對的追求中。他的嚴謹認真遠遠超出世俗的名譽。」、「仁戶與齋藤屬兩種不同的境界，一位平易近人，幽默愉悅，沉醉在藝術的美夢中；另一位是冷靜銳利的健行者，在藝術高空的鋼索上，冒險地邁著險絕的步伐，走出一片未知的天地。」

東京在1960年代就有許多私營的畫廊，各自經營各種流派的藝術，各有專屬的代理畫家，日本與外國畫家都有，有些經營情況很好。當時日本經濟優渥，許多人士常喜收藏藝術品。日本一般民眾嗜好讀書，日本的書店、書商很多。東京帝國大學的附近，有一條長街盡是書店，各類書籍都能在書店裡看到。彭萬墀在這裡的飯島書屋找到一部《中國名



彭萬墀，〈啞〉，1962，
油彩、畫布，97×130cm。

畫寶鑑》，收集了中國歷代繪畫作品一千多件，書的重量竟達5公斤，的確是難得的資料。購得後經常閱覽，成為良伴。

彭萬墀在東京看到不少日本名作與西方名畫原作，他領悟了從古到今的優秀作品，畫面上感覺都不過分鋒利流暢；相反地，繪畫語言精確含蓄，甚至於樸實，這是畫家涵養的境界。他檢討自己的作品的確須要進行提煉。過多的技巧，反而會形成累贅，這是他此次日本藝術遊得到的深深啟示。

另外，彭萬墀寫下此行感想：「親眼見到日本社會各種設施的基礎都建立得扎實穩固，人民彬彬有禮，對精神文化的追求也十分熱心。日本在歷史上有其極端化的傾向，那些軍閥政客把日本帶上了極端可怕的軍國主義，瘋狂地侵略別人的國家，導致最後日本人民遭受到原爆襲擊的慘痛。其實，大多數的日本人都具備著勤儉、樸素、有禮、有為的素質。在經歷二戰的惡夢後，就由他們努力重建家園。由一個戰敗國，很快地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樣的歷史經驗，是很值得中日兩國人民深刻反思的。」